

美国中央情报局
从未公开的最高级别档案！

CIA内参

—— 美国中央情报局
间谍自述

【美】詹姆斯·奥尔森 著

【美】王旸 译

作者詹姆斯·奥尔森在特勤部是个神话，冷战期间，他曾经服务于众多棘手、复杂、危险的任务。作为情报局反间谍活动首席官，我对他十分信任，不仅因为他有着出色的能力，而且还因为他对于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伦理道德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在退休密探所著的书当中，这本书是最值得阅读的。

——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Robert M. Gates



化学工业出版社

CIA内参

—— 美国中央情报局
间谍自述

【美】詹姆斯·奥尔森 著

【美】王旻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CIA内参——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自述 / [美] 奥尔森 (Olson, J.) 著; [美] 王旻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6

书名原文: Fair Play: The Moral Dilemmas of Spying
ISBN 978-7-122-17132-0

I. ①C… II. ①奥… ②王… III. ①中央情报局 (美国)—史料 IV. ①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2856号

Fair Play: The Moral Dilemmas of Spying by James M. Olson
Copyright © 2006 Potomac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Potomac Book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otomac Books,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otomac Books, Inc.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3-0988

责任编辑: 王 津 李岩松

装帧设计: 芒果设计

责任校对: 宋 夏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5¼ 字数280千字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在一般人看来，从事间谍行业的人冷酷无情、不择手段。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小说《鸳梦重温》中写道：“间谍的任务是挫败敌人卑鄙的阴谋。间谍可以不择手段，即使间谍自己的手段也是卑鄙的。”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间谍和秘密行动也有不少可以用“卑鄙”一词来描述。然而，美国的情报人员并非全是没有道德感的。在此书中，我们将看到美国人在情报方面的道德感一直是在变化的。在危险时期，美国人可以接受较为极端的情报手段，甚至可以接受部分“卑鄙”的情报手段。在没有受到外部威胁时，美国人对情报工作则会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有些美国人认为，只要对情报工作视而不见，就可以不去思考和情报工作有关的道德问题了。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希望美国情报机构“完成自己的任务，但不要告诉我们细节”。我认为，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有害无益的——美国也不该这样做。

很多时候，是情报官员、他们的上司以及情报机构的高官在自行决定一个行动中的道德准则。这样的做法让情报工作出现了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情报人员滥用权力、掩盖事实的案例。没有一个职业不应该进行自我管理，特别是一个以保密为本的行业。由于情报世界的不透明以及美国政府和民众态度的不断变化，我们一直未能为情报工作者设定一个通用的道德准则。在恐怖主义当道之前可能被认为“卑鄙”的手段，在今天已经让许多美国人习以为常。部分美国政客和媒体工作者认为情报机构在反恐工作中

不应该有任何“约束”。也有部分人认为，如果情报机构毫无约束，那么其所作所为会违背美国精神，并使美国人变得与恐怖分子无异。

现在没有规则的状况是不明智的，对参与者也是不公平的。在立法和行政部门，几乎没有政客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放松”情报机构道德标准的法律或其他规定上。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职责是潜入恐怖组织内部以预防更多的恐怖袭击。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可能失去工作。但似乎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应该遵守什么规定。他们听到的是：“去做吧。但事后我们会评判你采取的手段是否太过极端，而你也会有为极端的手段付出代价。”这样的态度是无法鼓励情报人员冒必要的风险的，这样做也会影响反恐手段的有效性。

美国情报人员是美国人民的公仆。他们以美国人民的名义，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在海外执行工作。在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中，情报人员不应该完全自我管理。美国人民有权决定情报机构的规则和道德准则。普通公民虽然不需要知道特定行动、情报来源和情报手段的细节，但在美国如何在本国和海外进行反恐活动这一问题上，他们应该有话语权。我认为，我们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告诉他们情报世界真正的模样以及情报人员面临的道德难题。这是我撰写此书的初衷。我们必须首先提高公众对情报工作的了解，然后公众才会就情报工作所面临的道德难题进行严肃和公正的讨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这一作用并会引起读者的思考。

詹姆斯·奥尔森

—— 感谢 ——

我首先要感谢得克萨斯州大学城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乔治·布什政府和公共服务学院的学生们。通过和他们的讨论，我思考和明确了情报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道德难题，并开始撰写这本书。他们在课堂、校园、我的办公室以及午餐时与我进行的讨论帮助我理解了这些未来的公仆（包括那些会负责国家安全的公仆）是怎么思考和分析复杂的道德难题的。

我还要感谢迪克·齐克特（Dick Chilcoat）校长、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查克·赫尔曼（Chuck Hermann）以及布什学院的其他同事对我的大力支持。我很难想象一个更利于研究和写作的环境。

如果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者”们，我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我利用我在情报行业的各种关系说服了部分评论者；我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了其他评论者；有些评论者我甚至只是久仰大名却并不相识。当然，在少数情况下我的请求被拒绝了。还有些人不愿意公开自己关于争议性话题的意见。这都没有关系。对那些接受我请求的评论者，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的出版物审查委员会（PRB）。基于我和中情局之前的保密协议，中情局有权在此书出版前审核初

稿。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必须谨慎处理究竟哪些话题可以提及、哪些是不能触碰的，但我一直坚信，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展现真实的情报世界。当然，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的情报行动、来源和手段造成危险。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小心翼翼。但与此同时，我也不愿意通过粉饰太平、使用错误名词或泛泛而谈等手段造成读者的误解。出版物审查委员会一直与我积极合作，而我认为我们最终的作品是令人满意的。大多数时候，委员会只要求我略作调整，而我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在委员会要求我进行大幅调整时，我选择用涂黑块的方法来显示究竟哪些内容是被中情局删除的。需要说明的是，我理解中情局作决定的原因（至少是在大多数时候），而我也同意他们的决定。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如果没有我的妻子梅勒迪斯、儿子杰里米和约书亚、女儿希拉里的爱和支持，我是不可能在职业生涯中有所成就的。他们一直在支持我。我希望知道他们对我的生活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和激励。

— 目录 —

引 言：间谍这一职业	1
美国对于情报工作的态度	16
情 景	28
1. 用同性恋身份来敲诈	29
2. 特洛伊木马	33
3. 虚假身份	36
4. 暗杀小组	41
5. 折磨	46
6. 通过他人之手进行绑架和折磨	52
7. 使人吐露实情的麻醉药（“吐真药”）	55
8. 以记者身份作掩护	58
9. 对记者进行利用	63
10. 折磨训练	67
11. 利用学术人员招募属下	70
12. 参与恐怖活动作为“投名状”	73
13. 色诱和作出妥协	77
14. “罗密欧行动”	81
15. 威胁性接触	86
16. 纵容毒瘾	90
17. 绑架和杀害叛徒	93

18. 伪造证据	97
19. 致命器具	102
20. 植入行动	105
21. 伪造诊断	108
22. 麻醉他国外交官	112
23. 影响媒体报道	116
24. 伪造学历	120
25. 对没有关联的人造成危险	124
26. 自杀海豚	127
27. 对海外美国公民进行监视	130
28. 对盟国进行监视	133
29. 对联合国进行监视	135
30. 商业间谍	139
31. 贿赂他国政府	144
32. 保护破译密码的行动	147
33. 违反对下属作出的承诺	152
34. 未授权的伪装	156
35. 伪造的网站和聊天室	160
36. 走后门	162
37. 伪造盟国的文件	166
38. 间接伤害	168
39. 外国访客	173
40. 审问	176
 后 记	 183
 附 录	 185
笔记：间谍 101	185
引言：卧底这一职业	185
哲学和历史的论点	192
美国对于情报工作的态度	195
情景	197
 评论者介绍	 217

—— 引言：间谍这一职业 ——

如果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上帝亦会允许欺骗。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和地狱之门一样让我憎恨的，是人的口是心非。

——荷马（Homer）

当 我在艾奥瓦州的童年时代，我曾在不同时候幻想成为灯塔守护者、职业棒球纽约洋基队的捕手、捕鱼向导、精算师或者律师。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间谍。

我出生在艾奥瓦州一个名为勒马斯（Le Mars）的小城，却是在艾奥瓦州的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市郊的西得梅因长大的。高中毕业后，我只向位于艾奥瓦市（Iowa City）的艾奥瓦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并且被成功录取。我的成绩似乎在告诉我，自己很擅长数据。鉴于这个原因，我选择并获得了数学和经济学的双学位。然而，我对这两个学科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兴趣。在大学一年级时，我选修了一门俄语课程，并发现我不但擅长，而且热衷于外语学习。从大学第二年开始，我选修了法语，并最终在法语系获得了一份带薪的技术助理职位。从那时起，我选修的课程几乎都是外语，而它们对我的吸引力远高于微分方程课及经济计量课。当时，我并未考虑会在职业生涯中

利用到我的外语技能，我只想能够用外语阅读该国文学的原文，直至今日，这依然是我的爱好之一。

在我的大学时代，有两件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未来人生的走向。第一件事和我的表兄，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麦克·乔恩特（Mike Joynt）有关。麦克高中一毕业即加入了美国海军后备役，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建议我考虑和他一起加入。我同意了，并成为了后备役军官候选人计划的一员。麦克和我每周都会参加艾奥瓦市海军后备役中心的训练，暑假也都被用于训练。毕业后，我们一起成为了海军少尉。作为导向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的一员，我数次被派往地中海、北大西洋及加勒比海等地执勤。此时，我发现法语变得非常实用，在我的舰长访问法国海军和政府官员期间，我成为了他的翻译。除此之外，在法国旗舰卡萨尔号（Le Cassard）和美国海军共同演习时，我还花了数周时间担任法国舰上的美军联络官。这些经历加深了我对外语以及旅行的兴趣，它们也为我将来成为一名公仆埋下了伏笔。

第二件对我影响重大的事件，是在大学的某个圣诞节收到的来自我叔叔罗杰·乔恩特（Roger Joynt）医生的礼物。罗杰叔叔送给我的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撰写的《情报的艺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和情报有关的信息。当时，这本书完全吸引了我，虽然其内容读起来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即使情报界真像杜勒斯描述的那样，对一个来自艾奥瓦州的男孩来说，它依然遥不可及。当时，情报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我能够选择的行业。很多年后，当一个机会突然来到我面前时，我清楚地记得我从《情报的艺术》中对中央情报局获得的良好印象，而这成为了影响我的决定的重要因素。

虽然我非常热爱海军，但我还是决定挂冠而去。这主要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海军的生活方式。我看到舰上那些已婚的海军军官必须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这使得他们无法陪伴自己的妻儿。虽然当时我还是单身，但我已经决定未来的自己必须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这是作为海军军官所无法获得的。有趣的是，我的妻子认为，一个因为渴望家庭生活而离开海军的人，最终选择中情局这一无法提供正常家庭生活的机构是命运开的一个幽默的玩笑。关

于这一点，我在以后会谈得更加详细。

利用退伍军人法案提供的福利以及我自己的储蓄，我考入了艾奥瓦大学法学院。当时的我十分高兴自己能够回到家乡，并且认为出国旅行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当时我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完成学业，成为艾奥瓦乡镇律师中的一分子。与此同时，我将找到一个可爱的艾奥瓦女孩，和她成家，然后一起在我一直认为是完美的美国小城中度过余生。那将是一个美妙的人生。

在法学院最后一个学期的某一个周五，当我坐在艾奥瓦大学寝室中时，电话响了，它改变了一切。电话里的声音告诉我，他希望和我“讨论一个我可能会感兴趣的工作机会”。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当时正好在积极地找工作。我已经和克林顿（Clinton）、大西洋城（Atlantic）和迪比克（Dubuque）等地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接触，并对在克林顿的工作机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克林顿是个位于密西西比河旁边的小镇，而当地的事务所除了向我提供工作机会之外，还允许我成为当地俱乐部的一员。我在周五接到的电话对工作的具体内容含糊其辞，只告诉我那会是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他邀请我参加一天后在得梅因市中心萨弗里酒店（Savery Hotel）的会议，那里距离我家有两小时的车程。

现在当我想起那个电话时，我很惊讶自己居然真的去参加了那个会议。也许当时的世界更简单，我们还没有那么狐疑，但我相信今天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会在几乎不了解任何细节的情况下去参加这么一个会议。我还记得当时我本以为电话是来自美国海军的。当时我依然是海军后备役的一员，因此我才会想象是海军因为某个特殊的保密项目在联系我。因为这个想法，我变得十分激动，很想知道海军究竟会告诉我什么事情。

给我来电话的不是海军。我在萨弗里酒店大堂遇到的是来自堪萨斯市（Kansas City）的中央情报局招聘人员。他似乎并不太清楚我是怎样被中情局发现的，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十分确定）我要么是在大学被中情局的人看上的，要么他们因为我曾在海军服役、并通晓法语和俄语而看上了我。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害怕艾奥瓦的律师事务所拒绝接受我而在其他政府机

关提交简历时，中情局看上了我。

那个人和我在大堂的一个角落里聊了近两个小时，我对他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当时，我除了杜勒斯那本书之外，对中情局一无所知，也绝不会主动向中情局申请工作。但在那个下午，我被要求正式向中情局提出申请。

我提交工作申请的另一个政府机关是联邦调查局。当时，我和其他两个法学院的同学一起提交了申请，一起和距离最近的锡达拉皮兹市（Cedar Rapids）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的特别探员打交道。奇怪的是，我们在联邦调查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拼写比赛。据说，当时的局长 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对他手下人员的拼写能力并不满意，因此下令将所有拼写能力不佳的应聘者拒之门外。因为正确拼写了“居所”“代替”“传票”以及其他词语，我获得了参与下一次考试的机会。事实上，我成功地通过了面试、体检、背景调查等关卡。我并不知道是否真的对联邦调查局感兴趣，但我还是需要各地的律师事务所拒绝我时有一条退路。

在我和堪萨斯市的招聘人员见面后不久，我向中情局提出了申请。但我不知情的是，我向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同时提出的申请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今天，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之间貌似紧张，但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过去和谐许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这两个机构之间几乎完全没有沟通。联邦调查局的胡佛以及中情局詹姆斯·吉泽斯·安格勒顿（James Jesus Angleton）的疑神疑鬼让两个机构在相处时作出了一些奇特的决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有时甚至会因为和对方分享信息或与自己的同城对手合作（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而受到惩罚。

我向中情局提出的申请进展缓慢。我通过了中情局的才能测验、体检、心理测试、测谎，但我的背景调查尚未结束，主要是因为我在海外时间过久。进展的缓慢让我有些担心，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因此马上需要一份工作。我已经用完了我在海军的存款和退伍军人福利，再没有收入就该难以生活了。我已经从克林顿的律所得到了工作，但在那之前我还是想看看是否能够从政府得到一份工作。

在离法学院毕业还有两周时，我给锡达拉皮兹市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打了

电话，询问我申请的进展。他答道：“吉姆，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我们得知你也向中情局提出了工作申请。我们需要你撤回你的申请，并且通过邮件向我们发送一封你撤回申请信的附件。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的流程。”我算是牵扯到了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之间的竞争关系中。我答道：“先生，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能够从联邦调查局获得这份工作吗？”他没有对我作出承诺，他只是告诉我“一切看上去很顺利”，但他们在“我撤回中情局申请”前无法给予最终的答复。我觉得这荒唐极了，就像当初我觉得联邦调查局的拼写测试也同样荒唐一样。最后我撤回了我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申请。我对联邦调查局十分尊敬，如果我最终入职了的话，我相信自己也会做得很好，但事情没有那么发展。

中情局的工作来得很是时候。当时我刚刚毕业并通过了律师考试。克林顿的律师事务所急着要我给他们一个答复。我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是居住在美丽的艾奥瓦州克林顿市中心当一名律师，还是出国做一名间谍？（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如此困难，实在是因为我深爱艾奥瓦州。对我们艾奥瓦州居民来说，电影《梦幻之地》（*Field of Dreams*）的一句已经成为俗套的台词依然准确地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这里是天堂吗？”“不，这里是艾奥瓦”。）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加入中情局的职业训练计划。在装满了我红色的小大众车开始一路向东驾驶的途中，我还坚定地认为这份“中情局的差事”应该不会时间太长。我告诉自己，几年后我就会回到艾奥瓦，追逐自己最初的梦想。我最后也没能前往克林顿，虽然我经常会想象，如果我去的话，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当我来到中情局后，我发现自己非常适合那里的生活。为国效力和间谍艺术成为了我血液的一部分，而我很快发现，我愿意终生效力于此。当我和我的妻子回顾自己在中情局的生活时，我们一点遗憾也没有。相反，我们会觉得内心暖暖的，因为我们做到了为自己的信仰服务，以及改变世界的机会。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在邮箱中收到第一张来自中情局支票时的激动心情。虽然年薪只有 9600 美元，但我依然觉得很富有。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我目睹了美国经历过的数次危难——其中几次的

情况尤为严重——但我从未怀疑过我们的政府，以及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和当时其他的中情局实习生一样，我非常荣幸自己是中情局的一员。对大多数人来说，中情局的工作更像是一种使命。中情局官员“迪威”杜安·卡瑞基（Duane “Dewey” Clarridge）将我们这些参与实地运营的中情局成员称为“总统的近卫队”，我相信他是对的。我们认为自己是士兵，可以随时与我们国家的敌人开战。

我那一届的职业训练计划并没有立即开始，因此我在一开始的几个月中被派到了一些入门指导课和实习的岗位上。我的第一个指导员是弗兰克·弗赖堡（Frank Friberg），他曾是中情局驻赫尔辛基地区的主管，并在1960年时遇到了逃到那里的著名叛逃者阿纳托利·戈利岑（Anatoliy Golitsyn）。我对弗兰克敬佩不已。他不仅是中情局的传奇人物，还是一位友善和有耐心的老师。在我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遥远的卧底训练场所“农场”开始训练之前，弗兰克为我在中情局总部安排了两份实习工作。每天早晨，我被安排一对一的语言辅导以提高我的俄语水平。下午，我会和法语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分析那些被怀疑非法进行国际贸易的法国公司。这意味着每天在午饭后我都必须从中情局的实战部门走到负责分析法国公司的分析部门。

有趣的是，法语分析部旁边就是德语分析部。当我每天走向法语分析部时，我都会路过德语分析部，而我不由自主地用余光（间谍的余光都特别敏锐）看到了一名担任德语分析员的美丽年轻的女士。慢慢地，我发现这名德语分析员在法语分析部有一名名叫弗兰的朋友，而弗兰又是我的朋友。在冷眼观察了数个星期后，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弗兰问起了她的朋友。她答道：“哦，你指的一定是梅勒迪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在笨拙地企图从弗兰处了解梅勒迪斯是否有男友及她的电话后，我决定直接贸然给她打电话。我觉得我成功的机会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你不认识我，”我说道，“但我在法语分析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兴趣和我找时间共进晚餐或看电影。”她答应了。我完全无法相信。

我们约会的方式非常复杂，因为我马上就要开始全职训练了。对所有新加入中情局的人来说，最初几个月都要在华盛顿地区接受一般的情报训练。

之后，我们需要前往“农场”接受漫长的实地训练。我很惊讶，在那期间居然会有很多政府内外的“知名人士”来向我们作演讲。在我们刚刚加入职业训练计划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日后会具体做什么工作。在接受过基本训练后，我们会被上级拉到一边，要求我们告诉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在什么岗位上能够为中情局作出最大的贡献。我告诉上级，我在海军时是一名联络官，因此对该领域比较精通。我答错了。我的第二个选择是什么？我答道，在法学院时，我非常喜欢调研和写作，因此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做一名分析员。我貌似又错了。小组中一名高级官员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实地探员。在我加入中情局后短暂的时光里，我大致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实地人物。我觉得自己不是詹姆斯·邦德类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邦德的对立面。然而，小组成员却告诉我，我的心理测试和训练报告的结果和我预期的正相反。他们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而他们是正确的。现在，我很难想象自己曾经考虑过其他职业道路。事实证明，我热爱担任任务负责人，我很高兴小组为我作出的决定。

在“农场”的训练异常艰苦。我们全天都有课程和训练，晚上我们还要写报告，并且往往会写到凌晨三四点。对我来说，训练的高潮之一是中情局传奇人物负责人乔治·凯斯瓦特尔（George Kisevalter）的课，他是彼得·波波夫（Pyotr Popov）和奥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案件的负责人。我牢牢地记住了凯斯瓦特尔说的每一个字。在我看来，他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农场”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学生休息室的酒吧和凯斯瓦特尔一样的资深探员一起闲聊。对训练员来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而我们从酒吧所学的知识大概和我们在学堂中学到的知识不相上下。我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但大多数来自美国东北部的著名大学。虽然现在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但在我加入中情局时，有学生来自艾奥瓦依然是一件奇事。中情局的训练是一个帮助大家熟悉的过程，很多我在“农场”认识的同学成为了我一生的朋友。我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是██████^①准备参与地下活动的准正规军。约翰、雷和我每晚都会在晚饭前一起打篮球。我们也一起参与了数个团队活动。毕业后，

注：①为中情局出版审查委员会删去的内容。下同。

约翰和雷被派去参加了中情局在老挝██████地区的秘密行动。后来我才得知，他们到达当地后不久就都战死了，一个被枪手射杀，另一个则死于直升机事故。这是中情局生活中我们永远也无法适应的一部分：我们会经常失去友人。

我们在周末往往没有任务，我们经常把全部的时间用于赶回华盛顿和太太或女友温存（当时的学生几乎全是男性）。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已经结婚的同学选择在周末留在“农场”以“更好地适应超越障碍训练场”。我无法确定，哈利究竟是个特别投入的学员还是疯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我只确定一件事，我不会在周末琢磨超越障碍训练场。我在华盛顿有更重要的事——梅勒迪斯。

梅勒迪斯和我一样，终身都在中情局工作。她来自于华盛顿州的埃伦斯堡（Ellensburg），而她加入中情局的原因和我一样。对梅勒迪斯来说，她还有另一个私人原因。当她还是埃伦斯堡的高中生时，美国国家安全局一名名叫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的密码破解人员叛逃了。马丁是埃伦斯堡人，而他的叛逃成为了当地人的耻辱。年轻和理想化的梅勒迪斯希望有一天能够凭一己之力，尽可能地为埃伦斯堡挽回名声。在从位于斯波坎（Spokane）的冈扎加大学（Gonzaga University）获得政治学学位后，她向中情局提出了工作申请。

梅勒迪斯是在中情局任职 18 个月后认识我的。她当时正准备回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当一名研究生，但当我们的关系变得认真后她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我们结婚后，梅勒迪斯接受了实地训练，并且在中情局任职期间以各种方式支持了许多秘密行动。她学会了法语、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虽然梅勒迪斯总是把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三个孩子放在第一位，但她依然完成了在被否认地区进行活动的课程，并且曾参与了在中情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

我们的三个孩子，杰里米、约书亚和希拉里，都在国外出生，而他们在高中之前都不知道我和梅勒迪斯是为中情局工作的。在那之前，他们都认为我们真的是在从事我们表面上从事的工作。梅勒迪斯和我曾以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身份掩饰自己。中情局允许每个员工自己决定是否告诉自己的孩子真